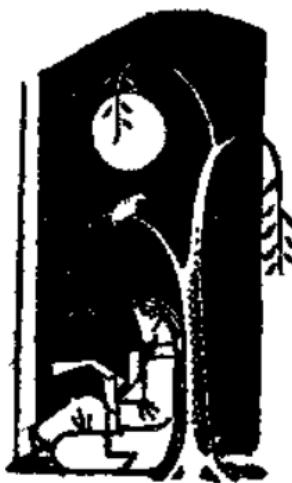


男描寫  
女情愛的信

徐行編



上海大家書局印行

# 序

世上最真實的文字，我說是莫過於書信了，——尤其是男女情人間往返的書信——情書。

除掉書信以外，其他文字，若詩，若詞，若文，若傳奇，若小說，若劇本……等，做出來的目的，都是寫給社會大眾觀看的。因之，作者在動筆寫作時，便要顧到自己本身的名譽，以及這文字將來對於社會有什麼不良的影響，觸犯着法律，或者妨礙風俗秩序等等，因為有了這種種顧慮，便要十分謹慎着不能毫無忌憚地把自己心中所要說的話盡情說出了。所以在詩，詞，文，傳奇，小說，劇本……等中的文字，都是不免有若干虛偽裝飾在那些上面，至少，在

文字上和原來自己的本意是有些變了樣，打了若干的折扣，這是無形中文字感到不自由。所以要談到文字中真正自由的，那還要算是書信。因為書信這個東西，在法律上是完全取得祕密和自由的；書信中的話，是兩人間祕密地不讓第三者知道，各人可以說出各人心中所要說的話。但是向人干求的書信，以及尊長對卑幼，和卑幼對尊長的書信，則又因為地位，年齡，尊卑……的隔閡，在那種書信中所說的話，又不會怎樣的真。惟有男女情人間往來的書信，方是熱情的交流，方是很坦白很率真地說各人心中所要說的話，一絲一毫，毫不掩飾地說出。所以在他們的書信中，雖然只寫一些日當私事，却總流露出人生的至情；我相信，這種文字，確實要比那些富麗堂皇的大文章，真實得多，動人得多。已往情人間的書信，固然不大敢公開，縱然公開出來，也是

不大爲學者文人所重視，並且還諱視這種東西，這是由于已往的學者文人都是競向虛偽，他們的排斥率眞坦白的文字，是一貫他們「文以載道」的虛偽思想那是當然的。現在社會風尚與以前不同，需要真實文學的趨重于寫實主義，便是這種傾向。因以已往爲學者文人所不重視而且排斥的情書，亦有人加以注意了。祇看近年以來，書坊中爭出者「情書集」「戀愛書信」「白話情書」等等的書，就可以知道現在情書是漸漸地爲世人公開的需求了。

但是，可惜那種書信，都是一二個人的代爲擬作他們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去代他人談情說愛，不但感覺到無事實，無真實的情感，文字太空虛，而且這又是一種怎樣可笑的愚蠢工作啊！古人對於作傳記文曾這樣說過「誼

不眞切者，則其言不眞，其情不深。」這話是很對的。人們之間一定要有眞切的情誼，才會發生眞切的情愛，然後纔能在文字上作深刻了解的說話。情書當然更合着這個條件的。所以像那些一二人代擬的情書，雖然哥呀，姊呀，情呀，愛呀，在文字的表面上儼然是情書的格式，但內容則盡是些糟粕，裏面盡是些沒有真情，沒有熱愛，浮薄而沒有生命的東西。因為作者對於這些情書中的事實，俱是虛擬的，無中生有，穿中棲台，作者既沒有利害的關係，也就不會有切身的感受，當然也萬不會說出那種眞切之異，真情流露的說話。所以我是堅決地反對那種擬作的情書，那種情書介紹給讀者，不但對於讀者的要求上得不着益處，而且給予讀者是一種很大的傷害。因為將因他的惡榜樣，引導讀者在寫情書時不知道向真實處寫去，而只向空空洞洞模模糊糊

說那些浮泛不切的廢話着筆。

這部「男女情愛的信」（一名「今古情書選」）完全是選的近人和古人的情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是白話文的書信，下編是文言文的書信。這些情書，皆是些真實的說話，我們讀了以後，無有不受他大大的感動，因為他們本身所遭遇的，就是很動人的故事，至少，亦能在他們的日常私事上，流露出人生的至情至性來。這樣的情書，才能當得起是真實的文字，而且因為他們和惡劣環境的奮鬥，學問上的商討，人格上的互相認識和了解，讀者讀了這些，其所獲得的又當在明白丁「怎樣寫談情說愛的情書」以上。情愛是人生生活之一種，文學是表現人生的，而愛情書信則又是表現人生最真實的一種文學，於此我們可以得着一個確切的證明。

已往古人中的情書，尤其是六朝人，頗有些歡喜用駢文四六來賣弄自己的文才，其實那是不足道，因為顧到文字的華麗和整齊，往往堆砌典故，削足就履，不能把自己可貴的情感盡情流露出來。張維說：「漢魏六朝文之優於後世者，在少浮詞，寡費語，質而有文，漢魏尚矣。六朝浮華，而女子文，則尚無此弊，讀其文，可知也。」可見古人亦以浮華為病。本書中所選古人情書，重在質，不重文，有許多駢文四六徒美麗於文字上，而內容空虛無有實際的情書，都沒有選入。因為那種浮華傷質的文字，是不足為法的。

有種古人情書因出自女子之手，便傳誦至今不衰，一細按其實際，並無佳處，昔方孟武讀徐媛詩與妹雜儀書中說：「偶爾識字，堆積齷齪，信手成篇，天下原無才人，遂從而稱之，始知吳人好名而無學，不獨男子然也。」（按徐媛，明

時人字小淑，長洲籍，副使允臨之妻。「列朝詩集小傳」載副使允臨以雄  
池負時名，而小淑多讀書，好吟咏，與寒山陸卿子唱和，吳中士大夫望風附影，  
交口而譽之，流傳海內，稱吳門二大家。）她的詩是如此，她的信也正是這樣  
——「堆積齷齪」，完全泊沒性靈。所以這一類的東西，便沒有錄它。

又以前有一種無聊文人，常常代妓女作詩作信，世傳馬湘蘭致王百穀  
書甚多，看來不見得是馬所作，其實馬湘蘭不過是僅會畫幾筆蘭花的一個  
妓女而已。雪樵居士「秦淮聞見錄」中說：「湘蘭不能詩，疑好事者所爲，」  
那末，好事者代作信，也未嘗不可能。所以這一類可疑的東西，我也沒有錄它。  
在現代，用文言文寫書信，是很不合宜的，因為書信便是代表二人當面  
說話，越寫得近語言之自然，如當面說話一般，那便是好文章，也就盡了書信

的作用；所以現在寫書信，以白話文爲正格。但是，古人的情書，雖然是用文言文寫成，不合現在我們的需求；然而，我們可不能忽略到它存在的價值，他們那些情書，在文字的藝術上，真情的流露上，以及古時情人間種種周遭上，很可以給予我們不少的觀感；同時還可以從這些情書中看出古今時代兩個不同的輪廓！這是我仍選輯古人文言文的情書，列爲下編的理由。不過，我這本書既是編給現代人看的，我在前面既然主張寫現代書信，應當用白話寫，當然文言文是不合着這需要的。所以我爲現代讀者便利起見，又把文言文部份的情書，繙成功了白話文。文言文和白話文的構造根本是不相同的。大抵文言文重在傳神，意在言外，和白話文完全不相同。因之，寫文言文的人，往往在他的文體上，有必要的省略，於是讀文言文的人，要明白他的真正意思，

要在字句以外去尋求。因而，繙文言文爲白話文，便不能逐字逐句去直譯，一定要顧及它整個的命意，把他意在言外的意思，也要表現出來。還有，文言文中因爲要對偶工仗，讀起來音調和諧，往往多量地使用不切合而多餘典故，堆積在上面，即是方孟式所謂「堆積齷齪」者是。因之，我不能依照原樣直譯，在這裏，只能抓住他本來的命意，把那些不切合多餘的典故及廢語，予以相當的割棄，而改用一種普通通俗語言表達出來。因爲文言文中那些必要的省略，或多餘的增加，皆是受的文言文體裁的束縛，白話文便是文體的解放，當然我們在這種所在，要予以相當的改善。這改善的目的，便是以不失原作的精神爲唯一條件，在可直譯處直譯，不可直譯處則意譯，並且在他省略的地方，可以增加，在他多餘的地方，可以減去，這樣方是忠實於原作，歐洲人

的繙譯我國唐詩，都偏在意譯，便是爲此。如他李白那首「美人在時花滿堂」的末兩句：「相思黃葉落，白露點蒼苔。」略去「白露點蒼苔」一句不譯，只譯爲「想念她啊！想念她啊！葉兒落了！」把「相思黃葉落」一句化成三句，這樣的減略及增加，反很能得到原作的神韵。如果就原句直譯，那便變成笨伯了。所以，我以爲這樣的譯法，是很可以效法的。本書中文言文繙成白話文的部份，爲求忠實于原作者起見，大抵也是採取的這種譯法，其中所繙各篇中，有幾篇和原作有很大部份的減略和增加，恐怕讀者以爲這是變了樣兒的翻譯，乃特在此略加說明。

本書在每一人書信後，皆略加說明文字，或爲作者專嗜，或及其文字上之特點，思想，技巧等等。因爲這樣可以使讀者比較地容易發生興趣，對每個

作者身世有個大體的認識。同時，使讀者又可以充分理解他們的作品；讀者如更援用這方法去分析每一個書信作者的作品內容，那更可以在思想方面，發現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立場，在藝術方面，發現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技巧。那末，這本書雖是一本談情說愛的情書，實際上讀者所獲得的，又不僅于是談情說愛而已！

在這個年頭兒，國難未已，如果只把談情說愛的東西介紹給讀者，那是太無聊了嗎？這是我在選輯這書時，竭力在避免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徐行

# 描寫男女情愛的信目錄

徐行編

## 序言

致某某書	蔣緯文	一
寄許廣平	魯迅	一八
覆信	許廣平	二六
答許廣平	魯迅	三二
致魯迅	許廣平	三九
答書	魯迅	四二

答魯迅書	許廣平	四四
致蔣光慈〔一〕	宋若瑜	五〇
(1)		五一
(H)		五四
(四)		六〇
(五)		六二
鵝兒的通信〔一〕	蘇綠漪	六八
(1)		七五
(II)		八二
寄冷鶴〔一〕	李唯建	八四

(II) ..... 八五

(III) ..... 八六

(四) ..... 八七

寄異雲(一) ..... 黃廬隱 ..... 八九

(II) ..... 九二

致白薇 ..... 楊騷 ..... 一〇六

答楊騷 ..... 白薇 ..... 一一二

致白薇 ..... 楊騷 ..... 一二四

致楊騷 ..... 白薇 ..... 一二五

春痕(一) ..... 馮沅君 ..... 一二八

(一).....	[三]一	
(二).....	[三]四	
(四).....	[三]七	
致冰姊.....	[四]〇	
顧鳳城.....	[四]〇	
柳眉君.....	[四]六	
寄暉.....	[四]六	
與司馬相如書.....	卓文君.....	[五]一
與竇玄書.....	竇玄妻.....	[五]五
與妻徐淑書.....	秦嘉.....	[五]七
答夫秦嘉書.....	徐淑.....	[五]八

重報妻徐淑書	秦嘉	一六一
又報嘉書	徐淑	一六三
臨亡與郎書	孫仲奇妹	一六八
謝絕妻孫氏書	許遇	一七〇
答夫許遇書	孫氏	一七一
上劉聰書	殷娥	一七四
胎主肅書	謝氏	一七七
報張生書	崔鶯鶯	一八五
與趙象書	步非煙	一九三
答步非煙書	趙象	一九五